蜀山劍俠傳/10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〇〇回　吮雪膚 靈物示仙藏　窺碧岑 虎兒遭愚弄

下一回▶

英瓊和若蘭進了太元洞，二人商量，仍命神鵰再去尋找英男下落，如再找尋不見，可在棗花崖周圍上空盤旋查看，祇要見着英男被敵人尋回，能下去仍將她揹回，不能下去，急速回來送信。說完之後，滿以爲神鵰領命即行，誰知神鵰卻不住搖頭，並不飛走。英瓊着了慌，忙問：「你不肯去，莫非英男已陷別人羅網？再不就是敵人厲害，無法近身？」神鵰仍是搖頭長鳴。英瓊無法。又見若蘭回洞以後，說完幾句話，便盤坐用功，臉上青一陣，紫一陣，知她雖然不說，定是痛苦異常，越加焦急。還要和神鵰說，神鵰忽然往外走去，祇得迴轉來慰問若蘭。說不上兩句，祇見芝仙笑嘻嘻地跑了進來。英瓊心中一動，還未及張口，那芝仙已縱到若蘭身上，不住在掀她左手襟袖，口中呀呀不已。英瓊道：「蘭姊姊受了傷，手快殘廢了，芝仙能救她麼？」芝仙搖了搖頭，祇用小手往若蘭袖子裏伸去。若蘭因左手腫脹，衣袖解脫不開，正覺束緊難受。見芝仙如此，知有用意，便請英瓊代她將袖子割開撕去。英瓊代她將衣袖扯斷，貼身的一件，差一點與血肉粘成一片。平日玉骨冰肌，藕也似的一條粉臂，如今腫有尺許粗細，脹得皮肉亮晶晶的又紅又紫。九個針眼業已脹得茶杯大小，直流黑血。好不心疼，不由流下淚來。再看芝仙，已經站在若蘭膝上，抱着她受傷的臂膀，不住用小嘴去舐。若蘭受傷以後，時久越覺熱脹痠麻，疼痛難禁。知道此針並無解藥，靈雲等回來，未必能夠解救。滿擬再強撐些時，如真忍受不住，想是自己命中註定，長痛不如短痛，索性將左臂斬去，免受許多痛苦。祇礙着英瓊在旁，必要阻擋，難於下手，祇好暫時忍痛苦挨。這時被芝仙一舐，

竟覺傷口一陣清涼，雖然並未消腫，痛卻減了許多。

正和芝仙說感謝的話，忽見袁星、芷仙一同走來慰問。問起芷仙，先是袁星得了神鵰傳信，由神鵰代它守門，袁星又告知芷仙才知道。袁星與二人見禮之後，便說它平日本就懂得神鵰的話，適纔神鵰因見主人着急，今日的事又非示意所能明白，所以纔去尋找袁星，託它代說等語。英瓊聞言大喜，忙問究竟。袁星道：「鋼羽說它奉命尋找余仙姑，知道余仙姑所行不遠，便在余仙姑去路周圍數百里內往返低飛，窮找細尋，並未見着一點蹤跡。末後第三次飛過棗花崖不遠一個黑谷之內，仗着一雙神目，飛入谷內探看，遇見一個道人。那道人竟精通各種鳥語，將鋼羽招了下去，說他名叫百禽道人公冶黃。說余仙姑爲往莽蒼山尋覓主人，誤陷浮沙，墜入黑谷。百禽道人算出余仙姑和他有緣，是助他將來脫劫之人，便指引余仙姑由黑谷去莽蒼山一條密路，不但近得多，還可避免敵人追趕。又對鋼羽說，峨眉不久光大門戶，三英行即相見。他本知道主人們在峨眉修道，因爲余仙姑到莽蒼還有許多仙緣奇遇，所以單是指引余仙姑的道路，未說主人們在哪裏。叫鋼羽此時不可前去尋她，如要去尋，須同生人前去，就在丑日動身。此時前去，彼此無益有損。鋼羽大概知道那道人來歷，所以迴轉。」神鵰素通靈性，袁星轉述之言自無差錯，英瓊略放寬心。一會兒南姑姊弟與于建、楊成志也要進來慰問。若蘭因赤臂不便，祇叫南姑一人進來，看了出去，說與三人，英瓊因有髯仙事前警告，便命袁星、神鵰同往後洞輪流看守，留芷仙在洞中一同陪伴若蘭。若蘭經芝仙一舐，傷口腫雖未消，疼痛卻止了許多，便去了斷臂之想。

因爲若蘭這一受傷，大家都不甚高興。其實英瓊本非看不上新來的四人，偏那四人一來，先趕上英瓊、若蘭二人中毒初癒，興致不佳；接着便是誤驚芝仙，招英瓊不快；後來李、申二人又忙着去尋英男回來，始終顧不得和四人長談。那四人初來乍到，除芷仙漸熟外，經英瓊上次排揎之後，不知不覺心中畏懼，都不敢和李、申二人親近。南姑聰明本分，一味約束兄弟虎兒兢兢業業，漫說學道修劍，但能長居仙府，於願已足。于建性情豪放，胸無城府，自幼飽經憂患，知道這次是曠世仙緣，一心一意祇盼青螺諸人回來，拜師學道。因爲楊成志闖了禍，不奉芷仙的命令，一步也不敢亂走動。祇有楊成志自幼喪了父母，向無管束，雖然天分過人，卻是性情忌刻，私心最重，又愛多事。初來凝碧崖，一見這樣洞天福地，本抱着莫大的願望。又見英瓊、若蘭等人不但本領法術超羣，而且還一個比一個生得美賽天仙，容光絕世，比南姑又要勝強好幾倍，越加心喜，恨不能常和她們親近。誰知李、申二人連正眼都未對他看過，到了不久，就因爲驚走芝仙，喫英瓊當衆數說一頓，心中好不覺得難堪。尤其害怕英瓊日後告訴未來的師長，說自己心躁氣浮，不是大器，又後悔，又氣忿。因見本山的人對芝仙如此重視，猛想起以前曾聽人說，

深山大澤之中，往往有靈芝、何首烏之類的靈藥修煉成形，化爲小人小馬出遊，如能得着生喫，便可成仙，想必便是此物。自己正奇怪，自從在妖道洞中出險以後，所遇見的男女劍仙，除了那花子打扮的淩真人、連送四人到凝碧崖的劉真人外，哪一個年紀都不大，最年長的也不過二十來歲，尤其是名字有一個蟬字的小仙童和這姓李的小仙姑，更顯得比自己還要年輕，偏又有那種驚人本領，想必定與芝仙有關。正想遇見機會打聽個仔細。第二日南姑因和芷仙同居一室，聽芷仙講起芝仙的來歷和芝仙血液的寶貴，所以全山的人都愛護它，便對虎兒說了。南姑原是囑咐虎兒，叫他不要見了芝仙，妄自驚動的意思。虎兒與于、楊二人同居一室，便在閒談中說了出來。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，楊成志愈覺自己所料不差。又自作聰明，以爲此中必定還有密情，外人絕難知道，且待機會再說。再聽見若蘭受傷，芝仙一舐便好，愈加起了機心。

也是芝仙該遭魔難。它給若蘭舐了一陣，漸漸疼止，便住了嘴，仍坐在若蘭身上，和英瓊、芷仙逗弄着玩耍。英瓊道：「那日你原是領我們去尋仙草，被新來的人將你驚走，以後連着有事，沒有顧到尋你，如今那仙草還有麼？」芝仙聞言，將小手指着天搖了搖頭。一會兒便掙下地來，就往外走。英瓊不明它用意，便請芷仙跑去看，是不是指引仙草的地方。芷仙聞言追了出去。芝仙回望芷仙追來，索性停步，似在等她同行。芷仙便請它在前引路。剛出太元洞口，遇見楊成志在前，于建、南姑姊弟在後，正迎頭走來。芝仙一見楊成志，呀的一聲驚呼，回頭縱向芷仙懷內。芷仙連忙抱緊了它，說道：「芝仙不要害怕，他們日後都是本門中人，日前初來無知，誤驚了你，不會傷害你的。」芝仙仍是一個勁往芷仙懷裏躲。楊成志等四人見了這般景象，自是一齊停步，不敢上前。芷仙覺着日後四人長住此地，芝仙每日出遊，難保不無心相遇，豈不又嚇了它？不住用話開導，又叫四人分別上前相見，請芝仙不要疑慮。四人見那芝仙長纔尺許，生得又白又嫩，近身便聞見一股清香，個個都愛到極處，恨不能抱上一抱纔好。那芝仙經芷仙再四解釋之後，纔睜着一雙澄碧欲活的大眼，望着四人呀呀兩聲，笑了一笑。虎兒小孩子心性，仗着芷仙好說話，竟涎着臉湊近前去，撫弄芝仙溫腴如玉的小手。南姑一見大驚，正要呵斥，那芝仙偏和他投緣，不但不躲，竟伸出小手向虎兒招弄。喜得虎兒心花怒放，連芷仙都覺出奇怪。南姑見芷仙並無不願神氣，到底不敢大意，不住朝虎兒使眼色，叫他退下。于、楊二人覺着好玩，也想學樣時，那芝仙已掙脫芷仙懷抱，跳下地來，便往前走。芷仙連忙跟去。楊成志一見，心中大喜，卻故意說道：「我們跟裘仙姑看看去。」說罷，頭一個跟在芷仙身後面走。于建、虎兒、南姑均都童心未退，也都跟去。芷仙爲人素無機心，並未禁止。

那芝仙跳跳縱縱，一路穿山越澗走着。不時縱向高崖，採取一種紅蒂青皮、形如金橘的

果子，整個咬喫。楊成志見芷仙愛喫這種野果，也想採取一個，偏偏滿山奇花異果甚多，惟獨這種果子非常稀少。芷仙見南姑等跟來，便喊南姑上前說道：「芝仙喫的這種果子，名叫翠實，喫了可以明目，乃是一種仙草。一株五葉，葉如野桑，每株頂上生着一粒翠實。此地四時皆春，每隔單月開花，雙月結果。每一結果，芝仙便滿山滿崖地搜尋來喫。大家因芝仙喜愛，都捨不得喫，留給它獨個享受了。」說到這裏，正走過一個崖凹之下，滿崖壁紫草朱藤，奇花欲笑，迎風飄落，清馨四溢。崖下面又是一道寬大溪澗，碧波透明，清澈見底，綠水潺潺，與仙籟頂泉聲遙遙相應。明波若鏡，山光倒影而下，白雲片片，不時在水底花影中穿過。這地方名叫紫花崖、繡雲澗，是凝碧仙景中最清麗文秀之所。衆人雖是來過數次，也不禁流連讚美，邊說邊走。忽見芝仙往懸崖上縱去，離地有數丈，一手攀着朱藤翻了上去。芷仙方要跟縱上去，芝仙已經縱下，手中採了六七個翠實，遞了五個與芷仙，指了指四人，意思是叫芷仙分給四人喫。芷仙笑着分與四人喫，入口苦澀非常，食後回甘，覺得滿口清香，涼沁心脾。大家都向芝仙道了謝，又隨着往前走。轉過崖去，便是一個小山坡，坡上修藤翠竹，黛色參天，風動琅玕，聲如鳴玉。奇石小峰掩映其間，塊塊都是玲瓏透瘦，孔竅甚多，若有音樂鼓吹自石中出，又與竹聲泉聲互相交奏，成爲繁響。新來四人，這裏卻未來過，個個稱奇。芷仙道：「這裏名叫仙音坂，是芝仙玩月之地。雖不在此生根，可是它每晚均來此參拜星斗。」說着，走入竹林深處，現出一個天然石臺，周圍有畝許方圓大小。臺上有兩座玉石丹爐，爐前有四個石墩。合臺石色墨綠，瑩潔如玉。這時芝仙業已走到臺後，正面一塊翠玉，高足有三十丈，大可十丈，上豐下銳，生得如巧工堆成的假山峰一般，體態靈秀，洞穴甚多，大小不一。芝仙走到峰前停了步，用小手拉着芷仙，指着峰前一個較大的洞，教芷仙去看。新來四人也隨着芷仙，往那翠石中間洞穴中看去。臉纔湊上去，便聞見一股清香直透鼻端，頭腦心神爲之一爽。芷仙所見的洞口大些，看見幾叢又紅又綠的花草在那裏擺動。餘人祇聞異香，並看不見甚麼。

芷仙便問芝仙道：「那仙草就生長在這靈翠峰石腹裏面麼？兩月前大師姊曾說，前面丹臺是太祖師煉丹之所。靈翠峰並非此地原生之石，是從他處移來，峰下面必定藏有至寶。後來大家費了多少事，祇差沒去將這小峰移開，查看多日，了無他異。你日前仙草是怎麼取出來的呢？」芝仙聞言，便將小手伸入洞內掏了一會兒，取出一塊形如蓮花的翠玉來，先往洞口比了一比，按上去好似天衣無縫。若非預先知道，簡直不知這塊翠蓮花就是這靈峰的鎖鑰。無怪靈雲等當初雖然想到靈峰下面必有寶物，竟會查看不出。芷仙再將那塊形似蓮花的翠玉取下來一看，背面還有幾行朱書篆文，正是長眉真人留諭。細繹文意，纔知當初長眉真人開闢凝碧十八仙景之後，曾在前面墨玉臺煉有兩爐丹藥。後來參透玄天祕奧，不久白日飛昇，兩爐丹藥用它不着。欲待傳賜門下弟子，又因爲諸弟子

個個愛好，道行淺深雖然不一，煉丹一門已得真傳，不願他們貪師之功，不勞而獲。算計光大本門，須待三英、二雲出世。彼時正值正邪各派遭受空前浩劫，這次一代弟子們俱都入門未久，全仗根骨優厚，與邪魔爭勝負存亡，所受險阻艱難，過於前代弟子百倍。這靈翠峰下是峨眉全山靈脈發源之所，便將兩爐丹藥埋藏下面，用仙法共煉一百零八日。日久年深，丹藥化去，借洞天福地靈氣，化成一種仙草。那仙草名叫丹珠草，碧梗朱葉，其紅如火，遍體明如晶玉，一葉二岐，當中岐尖結着一粒朱實。不但喫了延年益壽，無論被甚麼邪魔外道法寶毒害，將此草連葉取一片服了下去，立刻起死回生。因此草成熟須經多年，恐爲外人發現，特從星宿海底取來一座萬年碧珊瑚結成的靈翠峰，外用靈符鎮壓。經過多年，此草借天地靈氣成熟結實。同時除了裏面保護仙草的靈符還在外，外面靈符也已放去。那仙草共是九株，每株各生陰陽兩葉。採葉之後，須隔三十六年，始能二次生葉結實。此中自有奧妙，非有仙緣，不能妄取，取必有災。到時掌教弟子齊漱溟自有安排等語。芷仙一見，心中大喜。因爲素來持重，凡事不敢妄來，連忙招呼衆人迴轉，去報與李、申二人商量，怎樣取了這仙草，與若蘭治傷。那芝仙也好似非常高興，卻不肯跟芷仙回去。芷仙回到太元洞前，囑咐四人隨意在附近遊玩，自己便往洞內報信。

英瓊一見翠蓮花上長眉真人所留的法諭，心中非常高興。祇是有聽候掌教師尊安排的話，不敢擅取。若蘭疼痛雖然稍止，傷處未痊，如果要等靈雲回來，稟明掌教師尊，又恐緩不濟急，好生躊躇。若蘭本是行事持重，又隨紅花姥姥多年，有了閱歷，寧願多受些罪，也不敢有違祖師法諭。英瓊又跑到靈翠峰去看了一會兒，見那仙草生在峰內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就是冒着不是，想去採摘，也辦不到。重又回來與芷仙、若蘭商量，除了靈雲回來想法外，別無善策，祇索暫時作罷。

仙府晝夜通明，新來四人飲食起居均由芷仙招呼。這時英瓊、若蘭已能辟穀，喫不喫均可隨意。祇芷仙還未能完全禁絕煙火。平時是由袁星去將應用的伙食蔬菜洗滌乾淨，拿到凝碧崖前昔時白眉禪師餵養兩隻神鵰一個藏谷的石洞，由芷仙自去調製。芷仙無事時，又將仙府各種奇花仙果製成藥酒，以備衆同門高興時，前去隨喜飲上兩杯。那洞本來潔淨，經芷仙多日佈置，石几、石凳、石竈、酒窖以及應用物品色色俱全。衆人又給那洞起了個名字，叫做仙廚。新來四人也隨芷仙在仙廚進食。這日芷仙同了四人從靈翠峯迴轉，與英瓊、若蘭談了一陣，又去安排好了四人食宿，仍回若蘭房內。因芷仙說南姑如何聰明本分，怪可憐的，英瓊素愛熱鬧，又想起連日因爲有事，竟顧不得同新來的人多談，便請芷仙去叫了南姑來到房內，陪若蘭談天。芷仙依言去將南姑喚來，大家談得頗爲投機。過了好一會兒，英瓊見南姑有了倦意，自己和芷仙也該是用功時候，好在石牀甚大，石室如春，索性叫南姑就睡在若蘭牀上，連芷仙都不要回去，省得南姑有時一個

人在室內寂寞。南姑見英瓊祇是率真，並非有心驕人，越發心喜。先還不肯就睡，及至見李、申、裘三人相繼入定，一合上眼，不覺沉沉地睡去。睡夢中忽聽英瓊、芷仙說話，驚醒轉來一看，英瓊首先對她說道：「你兄弟和楊成志闖了禍了。」南姑聞言大驚。又聽英瓊對芷仙道：「這姓楊的那日一攔芝仙，我也說不出甚麼緣故，總覺他不是個安分的東西，果然闖出這樣的禍來。如今他二人吉凶莫卜，算是他們咎由自取。祇是翠蓮花上太師祖法諭分明說那仙草須待掌教師尊安排，妄取有災，連我們都不敢妄動，他們倒有這大膽子。大師姊又不在家，倘仙草被毀，掌教師尊怪罪，怎生是好？」若蘭道：「這事據我看，須怪不得章虎兒，他年紀幼小，知道甚麼？祇是楊成志一人之過。最可怕的是現在芝仙也不知去向，萬一同時被困在內，受了損害，那纔糟呢！」南姑聽三人語氣，猜是虎兒受了楊成志引誘，在靈翠峰闖了大禍，又不知虎兒生死存亡。因見三人都是愁眉怒臉，不敢動問，急得眼淚汪汪，望着三人直轉。若蘭見她可憐，便對她道：「你不要急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我們並不怪你。令弟今早起來，大約是受了楊成志的引誘，去盜取仙草，不知怎的陷入靈翠峰內。如今丹臺附近都被雲煙籠罩，他二人想必被困在內。適纔我勉強負痛到了丹臺，盡我平生所學，竟不能近前一步。須等大師姊回來纔能解圍了。」

南姑忍不住試問事情經過，英瓊搶着說了大概。原來楊成志居心叵測，先前已曾提過。昨日芷仙發現丹珠仙草之後，因有長眉真人法諭，大家都不敢擅動。楊成志暗想：「雖然喫了芝仙的血可以得道延年，但是這裏衆人愛護甚嚴，擅自下手，一旦發覺，必定不肯甘休。那仙草既有這等妙用，難得衆人都要等青螺的人回來，稟明瞭掌教師尊，纔敢採取。何不趁此時機下手，偷幾葉服了下去，先博個長生不老，豈不是好？祇是這事須得找個幫手。」因和于建處得日久，看他平日言行性情，絕不敢隨自己幹這種冒險的事。這幾日想從虎兒口中，由南姑那裏得到本山實況，同虎兒頗爲親密。還怕虎兒常受南姑告誡，不敢明言，特意想了一套說辭。背着于建慫恿虎兒，說古往今來成仙得道的，全靠仙緣。往往有時師父得到靈藥仙草，未及服用，被徒弟偷去服了，立刻成仙，師父反而不能飛昇，皆是他本人沒有仙緣之故。如今他們發現仙草，不去採來服用，想是註定留給別人。要虎兒幫他前去盜取。虎兒也甚聰明，先記着姊姊的話不肯同去。楊成志心術甚壞，原想利用他涉險，自己卻撿便宜；見他不去，又恐他轉去告了南姑，事情敗露。便道：「你真是傻子。你想那座靈翠峰的洞口，連你都鑽不進去，仙草在內如何採取？我要你同去，是因爲申仙姑說你根骨不錯。那翠蓮花背面不明明寫着無緣的人不能妄取麼？無緣人不能取，有緣的人當然可取了。我們要是無緣的話，我們去了，也不過隔着洞口看看，聞聞香氣而已；要是有緣，必然有法可想，怕者何來？假使有緣不取，錯過機會，將來還得像平常修道人，一步一步地受盡千辛萬苦，纔能成道；豈如食了仙草，

立地成仙的好呢！再說現在誰也不能斷定裏面準有多少株仙草，一株不缺。我們盜到手，喫到肚裏，即使將來他們知道短了幾株，因爲事前有芝仙採過，定說是芝仙喫了，也絕不會疑心到我們。現在我們去見機行事，看我們仙緣如何，並不強爲。成固可喜，不成亦無甚緊要，你道如何？」說罷，又將憑空學道如何受苦，能夠在修道以前得着靈丹仙草，便能立地成仙，學他們往空中飛來飛去，如何好法，說得個天花亂墜。虎兒極有義氣，感情心又重，雖然有些將信將疑，禁不住楊成志幾番哄騙和強求，便答應下來，楊成志得寸進尺，又商量下手之法。他因洞口甚小，芝仙卻能入內去取仙草，算計別有入路。知道芝仙常在那裏盤桓，決定先去察探芝仙的行徑，趁青螺的人未回來，李、裘二人定要照應若蘭傷勢的這兩天內下手。

當日楊成志故意和于建啓釁口角，以便不和他做一路，裝作往太元洞附近遊玩，同虎兒攜手偕遊。等到去離於建甚遠，便和虎兒改道，順着洞里路徑，先到仙音坂丹臺附近去看了看。纔到丹臺，便見芝仙獨個兒在靈翠峰前，等到走近卻沒了蹤跡，越猜那峰定有入口。他知芝仙最靈，恐怕驚動了它無法下手，與虎兒使了個眼色，若無其事地在峰前略看一看，便回到丹臺，擇了一個挨近靈翠峰的地點坐定。虎兒幾番要說話，都被他止住，祇拿眼覷定峰前，靜觀芝仙從何處出來。待了一會兒，沒有動靜。因快到安歇時候，恐怕芷仙、南姑尋他們，祇得先回來，到明早再說。剛下丹臺要往回路走時，忽聽靈翠峰旁極輕微的淨縱兩聲。楊成志本是五官並用，時時留神，急忙回首一看，彷彿見靈翠峰東北角下一塊翠石稍微動了一動。心中雖默記着那個地方，表面卻仍作毫不經意地往回路走。虎兒問是哪裏響，楊成志故意大聲說道：「想必是芝仙出來吧，我們快走，莫驚了它，讓諸位仙姑見怪。」說罷，拉了虎兒便走。回到太元洞住的室內一看，于建一人盤膝坐在室內，按照芷仙說的峨眉初步入門功夫，在那裏試習。楊成志冷笑了笑，也不去理他。于建試坐了一會兒，下榻散息，仍是含笑和二人說話，並沒有把適纔口角記在心裏，楊成志始終冷着臉，愛理不理的神氣。虎兒倒沒甚麼，依然說笑。于建問虎兒：「適纔同楊兄到何處遊逛？可是沒去過的所在？」虎兒未及答言，楊成志突然站起道：「這裏規矩嚴，我們豈敢隨便亂走，不過祇在仙籟頂看看飛泉罷了。」于建聞言，因二人走時自己正站在高處，明明看他們繞道往繡雲澗那邊走去，知他瞎說，也不再問，當時並沒料到二人有何異舉。三人貌合神離的，隨即安歇。

楊成志躺在石榻上，心中盤算明早如何下手，哪裏能夠安眠。算計時光，到了第二日丑末寅初，知道衆人都不會出來。聽了聽於建、虎兒睡得正酣，悄悄將虎兒喚醒，一同輕手輕腳走出洞外。也是合該有事。袁星一向露宿在太元洞口，又深通靈性，外人一舉一動須瞞不了它。還有神鵰，更是目光如電，敏銳非凡，要被它看破行藏，楊成志和虎兒

怕不被它鋼爪撕成兩片。偏偏這幾日奉命把守後洞，一個也不在跟前。楊成志帶了虎兒，人不知鬼不覺地溜出洞去。因要暗窺芝仙動靜，到了仙音坂，便即放輕了腳步。按照預定主意，叫虎兒預先從仙音坂竹林外面，繞到靈翠峰前東北角下潛伏。自己鷺伏鶴行，輕悄悄由正路抄了過去，慢慢爬上了丹臺一看，並不見芝仙蹤影。再看虎兒業已到了峰前僻靜之處埋伏，二人遙遙相對。等了一會兒，不見芝仙動靜。正覺有些失望，猛然間聞着一股子清香。仔細往旁邊一看，丹臺側面崖壁上有一盤紫藤，結着十來個昨日所見的翠實，生得非常肥大，猛然心中一動。

且喜相隔不遠，輕輕下了丹臺，將這十幾個翠實全都摘在手中，先喫了兩個，將餘下的藏在懷中。剛要重往丹臺上走去，忽見來路上草叢閃動，有一個白東西在草中亂晃。定睛一看，正是芝仙如小孩一般，從繡雲澗那邊跳跳縱縱地往丹臺走來。走了幾步，又低頭往地上看看，好似發現甚麼似的遲疑了一會兒，又歡跳着往前行走。楊成志恐將它驚跑，連大氣都不敢出。一會兒芝仙上了丹臺，先望空長噓了兩聲，聲雖不大，其音清越，非常悅耳。然後面向東方，跪拜了一陣，起來朝天吐出一團白氣，如數十道遊絲在空中飄擺，一會兒又吸了進去。約有半個時辰，更不遲疑，跳下丹臺，徑往峰前走去。走到峰東北角下，好似預知有人埋伏在側，不住東尋西找。楊成志不敢怠慢，早已提氣凝神，掩了過去。那芝仙自從移植洞天福地，日受衆仙俠愛護，雖然忘了機心，到底耳目靈敏。它走到峰前，聞着生人氣息，心中驚異，便去尋找。一眼看見虎兒埋伏在旁，驚得「呀」了一聲，便往回跑。一回頭，又見日前所見惡人伸開兩手撲了上來。靈峰附近經長眉真人符咒祭鍊，不比別的地方見土就能鑽入。一着急沒了主意，慌不擇地偏身奔向東北峰角，揭起一塊尺半大的翠石，往裏便鑽。虎兒哪知利害，早撲上前去，一把抓着芝仙一條又嫩又白的小腿，拖了出來。那芝仙掙了兩下未掙脫，反被虎兒一把抱緊，知道已遭毒手，將口一張，噴出一團白氣，打在虎兒臉上，如同刀割一般疼痛難忍。虎兒害怕，直喊：「芝仙厲害，快來幫一幫，我捉它不住了！」楊成志忙喊：「虎兄弟千萬不可撒手！」說時，一面取下絲條，將芝仙捆了個結實。然後說道：「你再想吐氣和逃跑，我便生喫了你。」那芝仙以爲要遭大難，呀呀直哭。

虎兒先前倒不覺怎樣，及至將芝仙捉到手中，想起姊姊之言，又見芝仙不住哀鳴，不由又害怕，又心中不忍，勸楊成志道：「現在已經知道翠峰洞口，把它放了吧。」楊成志瞪了虎兒一眼，說道：「好容易纔得到手，你知道些甚麼！」說罷，一手夾緊芝仙，取出那十幾個翠實，說道：「你祇要指引我怎樣採那仙草，不但不傷你，還請你喫仙果。」那芝仙被逼無奈，指一指適纔逃進的洞口。楊成志見那洞口足可容虎兒出入，連自己也勉強爬得進去，不禁獰笑道：「祇要進洞，便可取到仙草麼？」芝仙含淚點了點頭，不

住拿眼望着虎兒，大有請他哀憐神氣。虎兒看它可憐，勸楊成志道：「我們原說是祇要從芝仙身上知道採仙草的洞口，現在既然知道，它又不會說話，怪可憐的，把它放了吧。」楊成志也不理他，復對芝仙道：「久聞學道的人能遇見你，便是仙緣，你又惜血如金。今日天賜仙緣，既落我手，便饒不得你。」說罷，張口便要往芝仙手臂上咬去。嚇得芝仙膽落魂飛，不住在楊成志手上亂掙亂跳。虎兒纔知上了楊成志的大當，此時和他善說業已不行，縱起身一個冷不防，朝楊成志劈面一拳打去。隨手一把搶過芝仙，不問青紅皁白，隨手扔出。芝仙本是靈物，一脫人手，雖有絲絛捆住，借虎兒一扔之勁，早甩出去有十來丈遠近。不知怎的，滾轉之間，一路掙脫綁索，呀呀連聲，如飛逃走。

楊成志喫虎兒冷不防這一拳，打得兩太陽穴金星直冒。虎兒怕他去追芝仙，早趁勢縱了上去，兩人同時撲倒，扭作一團，在地上打滾。直到芝仙跑得沒影，虎兒纔鬆了手。楊成志掙脫起來，他萬沒料到虎兒天生這一把蠻力，芝血未喫到手，還喫了這大暗虧，把虎兒恨入骨髓。祇是他爲人奸詐，知道若真個翻臉，不但羊肉喫不成，還得鬧一身腥羶。心中一動，又生奸計，反倒斂了怒容，笑對虎兒道：「好兄弟，你這是怎麼？我怎敢把芝仙怎樣？無非是見那洞口太小，不知內裏虛實，想逼出它的實況罷咧。你看你把我打成這個樣子。如今芝仙已走，再沒法想，祇得進洞試試，如果得不着那仙草，也祇好算我兩個福薄命淺罷了。好在這事已做到這般地步，芝仙不會人言，雖不怕它告狀，須防它去引了人來，還不下手，等待何時？」虎兒到底年幼，見楊成志被自己打了個鼻青眼腫，他反朝自己賠話，好生過意不去。便答道：「楊兄休得怪我，既然是我誤會了意，請你原諒我年紀輕。盜草之事，昨日既然答應你，自然是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。祇要不傷芝仙，我聽你招呼就是。」

楊成志朝洞口看了看，便叫虎兒先進去看看裏面虛實。虎兒依言，將身子鑽了進去，祇見黑暗中紅綠光影亂閃，鼻中聞見奇香，一摸總是個空，心中害怕，不敢深入，便對楊成志說了。楊成志暗罵蠢材，恐芝仙報信，遲則生變，自己在洞口試了試，居然挨擠得進，便也蛇行而入。一到了裏面，既不願虎兒在先得手，又怕自己查看不到有所遺漏，叫虎兒在他身後幫同尋找。楊成志心急，獨自先行，已經走到西南角上。虎兒在他身後，正用手隨着紅綠光影亂撲，猛覺腦後被小泥塊打了一下。回頭一看，芝仙正站在洞口朝他招手。覺着奇怪，要喊楊成志看時，見芝仙朝他直搖手。虎兒心中一動，暗想：「莫非楊成志沒有仙緣，芝仙感恩，前來指點仙草所在麼？」正在尋思，猛見芝仙先是連連招手叫他出去，後來又拿手指着虎兒北面。虎兒以爲芝仙所指的地方有仙草，便照它所指之處走去。剛剛走到，又聽芝仙呀呀連聲，現出滿面驚惶之色，在洞口一閃便即不見。虎兒方在納悶，猛聽楊成志驚呼了一聲。虎兒連忙回頭看時，祇見一道金光閃處，滿洞

起了五色煙雲，金光影裏，楊成志如同中了魔一般，手腳並用，亂揮亂舞，轉眼沒入煙雲，不見蹤影。虎兒年幼心熱，膽子又大，並不知道厲害，還想上前去看時，身子已被煙雲繞住，眼花繚亂，也分不出東西南北，撞到哪裏都是軟綿綿的，休想移動分毫，進既不可，退亦不能。這纔着急害怕起來，喊了兩聲楊成志，未見答應。頃刻之間，煙雲越聚越密，竟將虎兒緊緊包裹，立刻奇冷透骨，五官四肢完全失了效用，一陣頭昏眼花，透氣不出，倒於就地。

于建睡眠本來警醒，因日裏和楊成志口角，晚上又喫他冷笑，想起自己少孤命苦，好容易承淩真人講情，暫時得住在這種洞天福地。祇是尚未正式拜師，此地仙俠又多是女子，未必能夠收歸門下，前途茫茫，殊難逆料。一向認爲楊成志是患難生死之交，卻不料他爲人如此忌刻，自己若和他一般見識，恐怕越遭諸仙俠輕視，凡事祇可逆來順受。滿腹愁腸，好久未曾睡着。後來一想：「凡事俱有數在，既能身入仙府，絕非偶然。休管別人怎樣，祇要自己遇事謹慎，努力潛修，不畏苦難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有成就，想這些閒事則甚？」心氣一平，便即閤眼睡去。睡夢中彷彿聽見有腳步聲響動，微微睜眼一看，見是楊成志領了虎兒，輕腳輕手地正往室外走去。知他二人迴避自己，先是裝作不知。二人走後，纔想起楊成志平素和自己感情頗好，又敘過生死之盟，昨日忽然借故尋事與自己翻臉，雖說彼此失和，不願同在一起，何須乎這樣鬼鬼祟祟？虎兒一個小孩子，他卻格外和他要好，中間許多全是做作。越想越覺他們行動可疑。猛想起南姑曾說，聽裘仙姑說這裏不但是洞天福地，還到處都生有奇花異卉，仙藥仙草。各位仙俠雖在此住了多時，因掌教真人未來指示以前，大家都還不能完全指出名來。除了有幾種異果尚可採食外，許多不知名的仙草，誰都不敢亂動，恐防無心中損壞天材地寶。所以再三囑咐新來四人，如不奉命，祇可隨意觀賞，不可擅自攀折。莫非楊、章二人見了仙草靈藥之類，特地生事撇開自己，偷來受用？他二人有了奇遇，自己並不眼紅。祇是他們這種行爲有如竊盜，要被李、申兩位仙姑知道，豈能輕恕？不由爲他二人擔起心來，不肯坐視，決計前去尋着他們，如無異舉便罷，如有出軌行爲，無論如何也須婉言勸阻，以免闖出禍事，大家遭殃。

當下走出太元洞，因昨日曾見二人繞道往繡雲澗，便朝繡雲澗追去。經這一番仔細尋思，已經延遲個把時辰。到了繡雲澗找了個遍，哪裏有二人的蹤影。知道全崖仙景甚多，地方又大，不易尋找，祇得上崖，想從高處瞭望。纔到崖頂，便見仙音坂丹臺那邊白雲瀰漫，彩煙籠罩，如同百十丈圓的一個五彩錦堆，雲蒸霞蔚，瑞氣千條，真個是天府奇景。不由喜歡得手舞足蹈起來。心想這般重的彩霧，連那靈翠峰都隱藏不見，雖不信二人會藏在彩霞之中，到底這般奇景舉世難逢。又疑心是有寶物放光，好在相隔不遠，便跑近

前去，想看個究竟。纔離彩雲十丈以外，便覺祥光耀目，照眼生輝，不可逼視。再往前走了幾步，不但金光彩霞射得眼疼，還覺奇冷透骨，渾身打顫，不敢造次，退了回來。估量二人決然不會在這裏，心中總惦記着出事，不敢多作留連，便擇高處往回路走。

漸漸走到通飛雷洞的广崖之下，又猛想起初來不久，裘仙姑同袁星無心中在崖上發現後洞，各得了一口仙劍，彼時楊成志甚爲眼熱，莫非他也有非分之想？那懸崖壁立千丈，險峻非常，楊成志幼時練過武功，縱然勉強能上，虎兒也絕上不去。還有神鵰、袁星把守洞內，不能容他二人胡爲，又覺不對。因爲到處找尋不見他二人，業已過了兩個時辰，不多一會兒，便是芷仙招呼衆人進餐之時，祇得姑且上去試試。誰知那峭壁雖然滿生藤蘿仙草，可以攀援，腳底下卻是其滑如油，萬難着足。還未上到山腰洞口，纔祇上了十來丈，已覺力盡神疲。越猜他二人絕上不去，打算下去。略一疏神，一手抓了個空，失足滾了下來。滿以爲死雖不至於死，必然要帶點傷。看看滾到離地還有兩三丈遠近，忽然被一堆山石將腰背擱了一下。于建一負痛，不由把腰一挺，變成頭朝上腳朝下往下溜去。正在心中暗喜，兩腳着地，或者可以不致受傷。就在這一轉眼間，猛覺兩腳又撞在一塊大石上面，撞得腳跟生疼。那山石有四五尺見方，好似浮擱着的，並未生根在崖壁上面，被于建一撞竟撞脫了本體，骨碌碌直往下滾。于建一驚，立時兩腳護體，往起一拳，昏迷中竟覺兩腳落實。起初以爲到了地面，驚魂乍定，低頭一看，那山石墜處，竟是一個小洞穴，自己恰好站在洞內，離下面還有一丈七八尺遠呢。從上到下雖不過高，可是將纔第一次被山石將身子擱向偏處，不是上來時路徑。這小洞下面的巖壁憑空縮了進去，形成上凸下凹，除了站在洞口，由一丈七八尺高處往下跳外，連想滾轉而下都辦不到，不由焦急起來。待了一會兒無法，惶急中無心低頭一看，那洞竟有三尺見方，洞口四面俱是青石，瑩潔如玉。腳底下站的也不是泥土，而是一塊青石板，上面滿刻蝌蚪篆文。正中心一道細縫，一邊一個凹進去的月牙，月牙裏面各伏着一個盤螭紐環。